

古
诗
箋

古诗笺

〔清〕

王士禛

选

闻人俊笺



上册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 诗 笺

(全二册)

〔清〕王士禛 选 闻人倓 笺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41 插页 4 字数 837,000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187 定价: 4.25 元

出版说明

《古诗笺》是清闻人倬据王士禛《古诗选》笺注的一部五、七言古诗读本。

选编者王士禛(公元一六三四年——一七一一年),字子真,一字貽上,号阮亭,别号渔洋山人,山东新城(今桓台)人,清初著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,除著有《带经堂集》等书外,还选编了《唐贤三昧集》等诗歌选集。对于诗歌,他标榜「神韵」说,意在扭转宋、元以来直率空疏、缺乏情致的流弊,对当时诗坛有较大的影响。但由于片面讲求神韵,也产生了境界狭小、脱离现实的偏向。

《古诗选》分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两大部分。王氏认为五言古诗上接《诗经》,所以两汉之作,几乎全选,魏、晋以下,选择就逐渐严格,但也不废南北朝和隋之诗,于唐只选陈子昂、张九龄、李白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五家,其用意在于「明其变而不失于古」。对于七言古诗,王氏以为「去三百篇已远,可以极作者之才思,义不主于一格」,因此所选范围较广,不以时代为限,自「古歌」到元代的作品均有入选。对于历代作家和作品,虽然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有所取舍,但入选的也大多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,因而这个选本大体上反映了我国五、七言古诗的发展情况及其重要流派的面貌,这对今天的读者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
笺注者闻人倅，字讷甫，江苏松江人。本书初刻于清乾隆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七六六年）。据自序说，这部书的笺注工作，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搜求钩稽，再经过长期的修订，几平化了毕生的精力才得以完成的。笺注大致简明平实，对作品有关的时代背景和本事等，多有阐述，对诗中较难理解的字句或段落，也作了扼要的疏解。这些，对理解原诗都有一定的帮助。不足的是，有些注释未能考究典故原始出处，往往掇拾于类书；有些注释的征引比较空泛，不够贴切；少数也有错引错注的。读者在使用这些注释时，应该有所鉴别。

本书据清乾隆芷兰堂初刻本加以标点排印，对原诗和笺注中某些明显的脱误，根据有关集子和所引原书作了校正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九月

古诗笺序言

忆余年方舞象勺，已喜读八代诗。塾师以为妨帖括也，则扃巨篋中。夜分启钥，牖列泛览，往往至鸡唱就枕。赋质弩下，而一知半解。会心处，亦颇自怡悦。后得新城先生选古诗，其于四言不录，盖以五言上接三百篇也。于汉几取其全；于魏晋以下递严，而递有所录，而犹不废齐、梁、陈、隋之诗；于唐录五人，明五言古诗之变而不失其正也。七言自古辞下，八代兼采，放乎唐、宋、金、元诸大家。启疆树表，源委洞然，洵乎诗家宝筏在是已！闲中反覆绉绎，不敢漫托于不求甚解，辄探讨群籍，识诸简端，历时既久，丹黄排比，无复可泚笔。间有所得，更书小方幅粘之，垂二十余年于兹矣！岁癸未，遭大故，匿迹苦凶间，摈绝一切世事。既改岁，乃取旧本手录之。因复芟其繁，订其讹，补其漏，句梳字栉，自朝至昃，历寒复暑，始克成编。其说或得诸先正流传，师友启发，皆附见姓氏，惩掠美也。至于四部七录，浩如烟海。下走方困伏田里，营馥有限，只据睹记，随笔詮疏，所未涉目者尚夥，奚堪厕数于著述之林？僥举五臣、六臣之注选诗绳我，是宁异责跛者以章亥之步，𪔐眇者以离朱之明耶？五十之年，忽焉以至，修名不立，草木同腐，区区掇拾订短，所效力于

古人抑末矣。斯不禁辍翰而喟然者也！乾隆三十一年夏四月二十一日，云间闻人倓题于采秀诗屋。

古诗笺发凡

一、新城原分之卷数，虽视作者年代先后、篇什多寡而次第之，然风气转移，于每卷第一人颇示疆畛。今五言诗俱仍其旧，至七言如王、杜、苏、陆诸家，所选诗已倍他卷，加以笺释，纸数几及七八十番，似过多。今分为上下卷，以存旧式，亦犹文选存赋甲于卷首也。

一、注家引后明前，昉于李善之注文选。班固西都赋注引用蔡邕独断，其说曰：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，示臣之不敢专也。今亦略仿其例，但不敢泛引尔。

一、凡引诸史，必书某史某传；间有习见者，但书某史。六经诸子百家，不列篇名。至用古人诗赋见文选者，但举篇名，不书其人，以文选人人所习也。余皆书人，其题或书或不书，若其题与本文有关会，则必书。

一、李善选诗注，向称该洽；而引用处，亦颇有可疑。如十九首「忽如远行客」，注引韩诗「二亲之寿，忽如过客」云云，查今本作「过隙」，并非「过客」；「三岁字不灭」，注引韩诗「赵简子坐青台」云云，今本并无其文。其他杂引子、史、百家类此者，难更仆数，未审果

由李氏誤記，抑或古本今本文自互異也。茲概仍其旧，未敢獻疑。

一、四子書人人所讀，概不稱引；間舉一二，因詩中采其意，不用其文耳。

一、向來注釋家偽造故事，極為錢蒙叟所訶，茲概不敢引，以滋疑誤。間有一二條未刪，取其新奇，略備一说耳，巨眼人自能別之。

一、引注之法有三：一曰正注，凡詩中用事即引本事以解之者也；一曰互注，沿波討源，至博采他書以相証者也；一曰訓注，字釋句解，必求剖析其義而無害其文者也。正注必考作者以前之書；至互注、訓注，采摭或不拘世代前后，且時引詩話參之，總期古人之詩明白透露而后已。

一、諸子百家及說部一事而互見者甚多，茲必酌其与詩意切近者方引用，并不添注亦見再見某書字，以侈淵博。

一、詩中有一事一義而前后叠見者，注釋家每云見某卷某詩，或只云見上，茲亦略仿其例；但事或奧僻，義或沈晦，及前注宜略而后注宜詳者，仍再三援引疏解，盖与其失之漏，无宁失之复也。

一、所引之事，必舉其書；所聞之論，必實以人。事之僻者詳之，熟者略之，所传互异者两存之，意义之沈晦者疏明之，至不可解者则阙之。朱长孺注玉溪生诗云尔，鄙人有志

未逮焉。

一、引证故实如许由洗耳、箕子歌麦秀等事，本人人习闻；而拟苏李诗云「巢父不洗耳，后世有何称」？曹操乐府云「瞻彼洛城郭，微子为哀伤」，其注俱依诗中文义，不敢泛采也。又如殷仲文诗之「逸爵」，谢朓诗之「溺骖」，俱与李善原注小异。全书中此类不可枚举。孰得孰失，俟当世识者辨之，不敢自以为是也。

一、投赠诗题有以名称者，有以爵及行次称者。称名则实以史；其书爵及书行次者，参以作者全集或他人诗文。惟确然无疑者注之，否则阙之。

一、诗中邑里山川古迹，必稽之前籍，参以近代地志。盖陵谷屡迁，名号递易，非举前籍，几昧由来；非证今名，恐难融会也。至其名同而地实异，则必稽作者生平足迹所历，然后称引。

一、原本讹字颇多，兹搜各集善本详加校订，罔敢传讹。

阮亭选古诗原序

文章之流敝，以渐而致。六经深厚，至于左氏内外传而流为衰世之文。战国继之短长之策，孟、荀、庄、韩之书，奇横恣肆杂出，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习泯焉无余矣。此一变也。自是先秦、西汉文益奇伟，至两汉之衰，体势日趋于弱，下逮魏、晋、六朝，而文章之敝极焉。唐兴，诸贤病之而未能革也，迨贞元大儒出，始倡为古文，易排而散，去靡而朴，力芟六代浮华之习。此又一变也。惟诗亦然。自春秋以迄战国，国风之不作者仅百年。屈、宋之徒，继以骚赋；荀况和之，风雅稍兴。此亦诗之一变也。汉初，苏、李赠答，古诗十九首，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遗。建安七子，更倡迭和，号为极盛。余波及于晋、宋，颓靡于齐、梁、陈、隋，淫艳佻巧之辞剧，而诗之敝极焉。唐承其后，神龙、开宝之间，作者坌起，大雅复陈。此又诗之一变也。夫敝极而变，变而后复于古，诚不难矣。然变必复古，而所变之古非即古也。战国之文不可以为六经，贞元之文不可以为史汉，明矣。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诗以为即晋、宋也，汉、魏也，岂学古者之通论哉？譬之居室然：今有富人之室，其子孙不能整理，即于坏废，后有富人者居之，罔罔崇如，墉垣翼如，非不霍然改观也，然循其涂径而非，问其主

人而支派已不可复识矣。夫六朝之頹靡，固亦汉、魏之支派也；唐人之变而新之，其霍然改观固然矣，无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复识者乎？故文敝则必变，变而后复于古，而古法之微尤有默运于所变之中者，君子既防其渐，又忧其变也。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诗之选，盖其有见于此深矣！于汉取全；于魏晋以下递严，而递有所录，而犹不废夫齐、梁、陈、隋之作者；于唐仅得五人，曰：陈子昂、张九龄、李白、韦应物、柳宗元。盖以齐、梁、陈、隋之诗虽远于古，尚不失为古诗之余派；唐贤风气自为畛域，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。而五人者，其力足以存古诗于唐诗之中，则以其类合之，明其变而不失于古云尔。先生之选七言体，七言虽滥觞于柏梁，然其去三百篇已远，可以极作者之才思，义不主于一格，故所钞及于宋元诸家，至明人则别有论次焉。学者合二集观之，于以辨古诗之源流，而斟酌于风会之间，庶乎其不为异论所淆惑矣。集中分别部次，具有精意，已具先生自为凡例中，不备述。慈溪姜宸英序。

王士禛撰古诗笺凡例

五言诗

昔荀綽撰五言诗美文，其书不传。而昭明之选，所录五言诗，自汉迄齐，梁甚具，学诗者宗焉。然其中颇杂四言，又公宴、应教诸篇，率多芜杂。予撰汉、魏、六朝五言诗，视萧选微有异同；至其菁英，鲜阙略矣。

乐府别是声调体裁，与古诗迥别。然汉人庐江小吏、羽林郎、陌上桑之类，叙事措语之妙，爱不能割。班姬怨歌行、卓氏白头吟，被之乐府，何非诗耶？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乐府题叙汉末事，虽谓之古诗亦可，予间多采摭。若六朝子夜、读曲等歌，悉不载。

齐、梁以后，短句已是唐律唐绝。杨用修五言律祖，既有专书，兹颇取其警策。绝句亦然。

十九首之妙，如无缝天衣，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襞绩之间，非愚则妄。此后作者代兴，鍾记室之评黜矣。愚尝论之：当涂之世，思王为宗，应刘以下，群附和之，惟阮公别为一派。

司马氏之初，茂先、休奕、二陆、三张之属，概乏风骨。太冲挺拔，崛起临菑；越石清刚，景纯豪俊，不减于左；三公鼎足，此典午之盛也。过江而后，笃生渊明，卓绝后先，不可以时代拘墟矣。

宋代词人，康乐为冠。诸谢奕奕，迭相映蔚。明远篇体惊奇，在延年之上。谢之与鲍，可谓分路扬镳。仲伟之品于明远多微词，愚所未解。

齐有玄晖，独步一代。元长辅之。自兹之外，未见其人。梁代右文，作者尤众。绳以风雅，略其名位，则江淹、何逊足为两雄，沈约、范云、吴均、柳恽差堪羽翼。固知此道真赏，论定不诬，非可以东阳、零陵身参佐命，遂堪劫持一代文柄也。

陈朝寥寥，孝穆称首。总持流品，视徐未宜并论，然华实兼美，殆欲过之。子坚芜累，愧其名矣。

北朝魏、齐之间，颜介最为高唱，高敖曹短章不减斛律金，二君可敌南朝沈庆之、曹景宗。至于邢、魏之流，未强人意；刘昶、萧悫，逾淮不化，亦未易才。北周寥寥，仅得子渊、子山，二人之才，一时亮、瑜，而锺仪之悲，开府为至矣！

隋混一南北。炀帝之才，实高群下，长城、白马二篇，殊不类陈、隋间人。杨处道沉雄华赡，风骨甚遒，已辟唐人陈、杜、沈、宋之轨，余子莫及。

唐五言古诗凡数变，约而举之：夺魏、晋之风骨，变梁、陈之俳优，陈伯玉之力最大。曲江公继之，太白又继之，感寓、古风诸篇，可追嗣宗、咏怀、景阳杂诗。贞元、元和间，韦苏州、古澹、柳柳州峻洁。今辄取五家之作，附于汉、魏、六代作者之后。李诗篇目浩繁，仅取古风，未遑悉录。然四唐古诗之变，可以略睹焉。

右略论五言升降之变。如此卷之繁简、次第，虽视当时作者辈行篇什多寡，然风气转移，颇示疆畛。如阮籍别于邺下诸子，左思别于壮武诸家，叔原列于诸谢，何逊、江淹冠于沈、范。诸如此类，具存微旨，览者遇于意言之外可焉。

明五言诗极为总杂。西涯之流，源本宋贤，李、何以来，具体汉、魏，平心论之，互有得失，未造古人。独高季迪、皇甫子安兄弟，薛君采、高子业、徐昌国、华子潜寥寥数公，窥见六代、三唐作者之意。余别有综论，偶于此书发大凡云尔。

七言诗

愚撰五言诗竟，复钞古逸、汉、魏迄唐、宋、金、元诸家长句为七言诗若干卷。谢太傅问王子猷曰：「云何七言诗？」对曰：「昂昂若千里之驹，泛泛若水中之鳧。」此命名所自也。

七言始于击壤歌，雅颂之「维昔之富不如时」，「予其惩而毖后患」，「学有缉熙于光明」，

至临河歌、南山歌以下，其辞匪一，皆七言之权舆也。钞古歌一卷。若皇娥、白帝二歌，属王嘉伪撰，则附录卷末。

大风、垓下肇自汉音，至武帝秋风、柏梁，其体大具。曹子桓燕歌行、陈孔璋饮马长城窟行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。六朝惟鲍明远最为遒宕，七言法备矣。钞汉、魏、六朝诗一卷。梁、陈、隋长篇颇多，而气不足以举其辞，沿及唐初，益崇繁缛，愚均无取焉。

明何大复明月篇序谓：「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，反在少陵之上。」说者以为有功于风雅，韪矣；然遂以此概七言之正变，则非也。二十年来，学诗者束书不观，但取王、杨、卢、骆数篇转相仿效，肤词剩语，一唱百和，岂何氏之旨哉？今略取李峤以下，气格颇高者，得四篇，以见六朝入唐源流之概。钞初唐诗一卷。

开元、大历诸作者，七言始盛，王、李、高、岑四家，篇什尤多。李太白驰骋笔力，自成一大家。大抵嘉州之奇峭，供奉之豪放，更为创获。今钞盛唐五家之作为一卷，王龙标、崔司勋间取一二附之。

诗至工部，集古今之大成，百代而下无异词者。七言大篇，尤为前所未有，后所莫及。盖天地元气之奥，至杜而始发之。今别于盛唐诸家，钞杜诗一卷。

杜七言于古标准，自钱、刘、元、白以来，无能步趋者。贞元、元和间，学杜者唯韩文公

一人耳。钞韩诗一卷。李义山韩碑一篇，直追昌黎，今附卷末。

宋承唐季衰陋之后，至欧阳文忠公始拔流俗，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，自王介甫辈皆不及也。庐山高一篇，公所自负，然殊非其至者。钞欧诗一卷。

充公之后，学杜、韩者，王文公为巨擘。七言长句，盖欧阳公后劲，苏、黄前茅，特其妙处微不逮数公耳。钞王诗一卷。

欧阳公见苏文忠公，自谓老夫当放此人出一头地。盖非独古文也，唯诗亦然。文忠公七言长句之妙，自子美、退之后，一人而已。钞苏诗一卷。文定视文忠邾、莒矣，今略采十余篇附之，以备眉山之派。

苏文忠公凌蹕千古，独心折山谷之诗，数效其体，前人之虚怀如此，后世腐儒乃谓山谷与东坡争名，何其陋耶！山谷虽脱胎于杜，顾其天姿之高，笔力之雄，自辟庭户。宋人作江西宗派图，极尊之，配食子美，要亦非山谷意也。钞黄诗一卷。

元祐文章之盛，推苏门六君子。黄尝自负其诗在晁、张之上；顾无咎七言佳处，颇得文忠之逸。叔用具茨集寥寥无多，一鳞片甲，殆高出无咎之上。议者以为惟陆务观能仿佛之，非过论也。钞二晁诗一卷。

南渡气格，下东都远甚。唯陆务观为大宗，七言逊杜、韩、苏、黄诸大家，正坐沉郁顿挫